

## 认同概念的多学科释义与科际整合<sup>〔\*〕</sup>

○ 白苏婷<sup>1</sup>, 秦 龙<sup>2</sup>, 杨 兰<sup>1</sup>

- (1.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8;  
2.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8)

**〔摘要〕**认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概念,它的丰富复杂源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对其所做的分散研究和多学科释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认同进行的多学科释义,可以称之为认同概念的拆分。拆分作为认同概念研究的必要步骤,实现了认同概念的具体化、专业化。然而拆分的同时也破坏了认同概念的整体性,消解了理解认同概念所需要的统一。所以,拆分之后还需要整合。整合是对认同概念的科际整合,是将不同学科对认同的定义进行有机地综合,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认同概念。整合的意义在于打通概念之间的分隔、使认同概念既保持必要的理论张力,同时又归于整体的研究思维,故整合对于认同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拆分与整合都是认同概念研究的必经步骤,先拆分后整合、经由拆分的具体而后实现整合的整体,是认同概念研究的一个完整思路。

**〔关键词〕**认同;拆分;整合

认同是一个极为熟悉的名词,但如果要严肃探求它的内涵,就会发现这个习而不察、日用而不知的概念其实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认同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其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背景有关。认同存在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中,不同学科对认同概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于是认同对应的英文“Identity”就有“同一性”、“认同”、“身份”等不同译法。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认同

---

**作者简介:**白苏婷(1982—),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秦龙(1973—),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发展问题;杨兰(1980—),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2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本文系 201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AKS014);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10037);2011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11-0862)的研究成果。

概念的分解研究,可以称之为“拆分”,拆分作为知识的分类研究、分工研究,是学科分化的结果。学科分化不仅仅改变了知识研究的方式,更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价值观的产生。从一定意义而言,学科分化是有其合理性的,拆分正是学科分化的结果。拆分的合理性体现为它首先确保了“科学劳动经济性、高效性,这种方式以一种互补而不是重复的关系保证了科学劳动的经济性,避免了知识生产的低层次重复,从而提高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效率。”<sup>[1]</sup>拆分使研究专业化、具体化、深度化、精致化,在一个问题还处于一种混沌未解的状态时,大而化之的宏观认识是无助于问题的深入,拆分是切切实实地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通过专业的研究方法认识问题,它实现的不仅是对问题的准确、多维、细腻地描述,更是一种分析的、具体的、专业的思维能力和价值观念。对于认同概念的定义而言,拆分使认同概念得以以“有形的”、深入的、具体的内容存在。所以,认同概念的研究首先是考察不同学科对认同的拆分,通过拆分了解认同丰富、具体、多维的面相。然而拆分尽管实现了研究的专业化、具体化,但是拆分的同时也破坏了整体性。拆分使“学术研究愈益碎片化、扁平化;研究方法逐渐程式化,使得社会问题和人文情感失去深厚的美学意蕴与文化德行。这些问题最终导致学术思想的断裂,人文社会科学特有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性思考之特征几近丧失。‘我们正在得到的不是一幅紧密相连的完整画面,而是许多碎片——细部异常清晰,但整体是支离破碎的。’”<sup>[2]</sup>拆分对整体性的破坏已经成为“学科深度分化之累”的突出表现,拆分愈是深入,整体的通观愈是式微。就认同概念的拆分而言,拆分后的认同概念只能在一定学科领域内使用,并不能“通用”;同时,拆分后的概念由于其专业性和具体性,也会影响对认同的理解和把握,如:哲学意义上的认同是对差异性基础上的同一性的确认,这样的概念显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认同概念,如果不将其放到具体的学科背景之中,恐怕是难以理解的。鉴于拆分对认同概念的局限性,对认同概念的“整合”就很有必要。这里的“整合”是指将不同学科对认同的定义进行有机地综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认同概念,也就是科际整合。科际整合的出现是现代科学研究在研究格局、研究思维、问题意识等方面均有创造性转变的重要结果。如果拆分是以分解的思维和基础性的研究为特征的小科学时代的主要动力,那么科际整合就是以整体性的思维、大工程支持的统一的集体的研究格局、综合科学与人文、目的与价值的总体性问题意识的大科学时代的重要表征。大科学时代是人类真正从整体和宏观的层面把握问题的研究时代,也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时代,更是大规模的集体研究的时代。科际整合正是在大科学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大科学在研究思维、方法、理念等方面的延伸。科际整合通过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实现知识总体性的发展、恢复因拆分而分割的整体性思维、达到“把握整个人类社会图景的学术想象力”,由分解、微观、个体的小科学观转变为综合、整体、宏观的大科学观。拆分与整合可谓是认同概念研究的互补,拆分实现具体,整合实现整体,先拆分后整合,借由拆分的“多”进而实现整合的“一”,这是研究认同概念的一个完整思路。

## 一、哲学意义上的认同:对差异性基础上的同一性的确认

作为众多学科的基础,哲学是最早思考关于认同问题的领域,认同最初是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而出现的。哲学中的认同,是对差异之上的同一性的辩证思考,是对事物自身、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差异性的同一性确认。哲学对同一性问题的思考并不是抽象独立的,而是包含和体现在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等问题中。古代哲学是本体论的哲学,这一时期对同一性问题的认识是不同事物在差异之中的同一性。古希腊哲学家从事物的历时性演变和共时性演变中认识到事物的同一性和同一原理,认为在无限多样的差异之中存在着同一与联系,这种同一既是矛盾对立的也是辩证的,所以“万物是一”,这个时期的哲学也是对“一”的哲学思考。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始基”,就是看到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同一性;赫拉克利特提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是对事物自身在历时性演变中同一性问题的思考;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正是认识到数的和谐、比例的原理与事物发展的规律具有同一性;亚里士多德通过“实体”概念的论述提出事物之间的同一与差异是种和属的问题,具有层级性,存在差异的事物必定在某种属性上相同,而在属性上差异的事物必定在种上相同,种上差异的事物必定在更高层级上相同,也就是作为客观独立的存在。

进入近代,哲学由存在论转向认识论,对同一性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深入和抽象。“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如实地思维各个对象,而在于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即思维这个统一本身。”<sup>[3]</sup>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的哲学就是对思维与存在统一问题的思考。笛卡尔认为哲学的第一要义是怀疑,而怀疑是为了得到确定的东西,既然一切都值得怀疑,那么何为确定的东西?这个确定的东西是一贯的、纯粹的认识本身,也就是思维。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对我的怀疑本身,也就是我思维这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同时,我思维就直接包含我存在,思维的东西不可能不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也不可能思维,所以,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二者尽管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妨碍二者的同一性,这就是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在物质与空间的关系上也看到了同一性的问题,笛卡尔认为物质与空间在范围上是同一的,物质是实体具有多样性,而空间其实是一种概念具有不可见性,二者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从存在状态的角度而言,物质的存在必定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而空间中必定存在一定的物质,没有物质不是占据一定空间而存在的,空间也必然包含实体,即使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地方很空”,也不是绝对虚空,因为空间中还存在“地方”这样的物质,二者共同的存在状态就是二者的同一性。费希特在其知识学的原理中体现了他对同一性问题的认识。费希特认为哲学就是关于知识的学说,而研究

知识的起点应该从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础开始,这个基础就是自我。自我是对我自己确认、确认我自己与我自己联系,也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所以,自我实是一种确信,确认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自我的确认首先是对自身的确认,也就是“我与我自身同一”。“从抽象的形式来说,自我=自我,这个命题是同一性一般,是自我与它自身的联系;联系中有两项,但这两项在这里是同一的。自我与它的差别相同一,但是这样一来,有差别的东西就直接是同一的,而同一的东西也同样是有差别的;这是无差别的差别。”<sup>[4]</sup>无差别的差别只是一种形式,并不包含差别在里面,但是世界是充满差别和对立的,确认与自身有对立和差别的存在才是知识才具有真理性,所以,费希特提出第二个原则:自我设定一个非我与自我对立。非我作为自我的对立物,与自我存在着差异,而自我是与自身等同的,是我与我自身的同一,非我的出现无疑否定了自我的同一性,所以,自我必定要不断地扬弃非我,保持自身同一性。这种扬弃就体现在第三条原则中:自我与非我二者的综合。所谓自我与非我的综合,是二者的相互限制、相互联系、相互否定。自我的活动在于确认自身同一性,但是非我作为差异是自我活动的阻力,于是自我就要扬弃非我的限制向前发展,在新的层面上保持自身的同一性。自我与非我就这样相互限制相互否定,“永远是扬弃了一个界限,又不断出现一个新的界限,这是一个否定与肯定的连续不断的交替,是一种自身同一性,这同一性又陷于否定,又从否定中不断恢复自己的同一性。”<sup>[5]</sup>

与费希特哲学相联系的谢林通过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的统一体现其同一性问题的认识。谢林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以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和谐一致为基础,所以,客观和主观的关系是知识的重要来源。“‘我们知识中一切客观的东西的全部内容可以叫做自然。反之,一切主观东西的全部内容则叫做自我或理智’。它们本身是同一的,并且被设定为同一的。”<sup>[6]</sup>谢林认为自然与自我的这种“无差别”的同一是先天就存在的,但是随着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和划分,二者的差异和对立就出现了,虽然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一种谢林称之为“预定和谐”使人达到主客体的同一进而形成知识,但是,主客体之间实质是存在差异和对立的,正是在差异、对立的过程中实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同一。谢林用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说明主客体如何由差异到同一,自然哲学是“使客观的东西成为第一性的”,先验哲学是“把主观的东西看成第一位”。主客二分的问题在费希特那里是一种限制与被限制的活动,而在谢林看来是两者结合起来的第三种活动,“那经常出现的分离只有在第三者中才得到解除。‘这第三者是摇摆于两个对立面之间的东西,——是两个倾向的斗争’。它只是本质的联系,相对的同—性;其中仍然老是存留着差别。”<sup>[7]</sup>这个第三者,黑格尔称为矛盾的绝对统一,谢林称为理智的直观。理智的直观将自然引导到主体,也将自我引导到客体,双方的差异使双方相互过渡,双方的融合使双方同一。谢林的哲学提出一个关于同一性的重要原则:“在一切有限事物里都有同一性存在,只有同一性是现实的;但是有限事物除了具有同一性外,还包含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不一致,概念

与实在的不一致,——这就是有限性的特征。”<sup>[8]</sup>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通过其辩证法思想体现了对同一性问题的认识,黑格尔认为“同一”这个概念并不是抽象的同一或是完全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事物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既和自身同一又和自身相区别,所以,真正的哲学应该把“同一”看作包含差别的“具体的同一”。而差异分为直接的差异和本质的差异,直接的差异是外在的差异,是不同事物比较得出的概念;而本质的差异是包含肯定与否定两方面的差异,一个事物自身既包含肯定的一面也包含否定的一面,双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联系又相互依存,在相互扬弃的过程中达到双方的统一。所以,同一离不开差异,同一与差异的辩证统一才是真正的同一、具体的同一。

## 二、心理学领域中的认同:自我对自身同一性、与他人同一性的主观肯定态度

如果说哲学中的同一性是抽象的、思辨的,是客观事物都具有的特性,那么心理学中的认同就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是人所特有的心理活动。哲学研究的是普遍事物的同一性,而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同一性,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哲学对同一性的研究是心理学对认同研究的基础。而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概念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弗洛伊德提出并使用,弗洛伊德认为认同就是个人与他人或群体在情感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认同是人普遍的心理过程,人潜意识中的本能促使个体模仿别人(尤其是父母),通过模仿,个体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规范,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同一感觉。弗洛伊德的学生埃里克森继承了其师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且创新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认同概念。“埃里克森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是修正了其理论。他强调的是比本我更加理性的自我(ego),并且,弗洛伊德着重研究的是儿童期,而埃里克森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人的整个一生,将人的生命历程划分为八个发展阶段,并由此强调人在生命历程中的变化与统一,人与其他人以及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在自我人格形成中的主动性等几个方面。”<sup>[9]</sup>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是个体在寻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对自我的确认和对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职业、价值观、信仰等的思考和选择,以及选择后具有个体内在的一致感、连续感和统和感。埃里克森的认同概念其开创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首先,埃里克森创造性地将 Identity 与自我联系在一起。Identity 最初是作为哲学术语出现,哲学中的 Identity 是事物自身、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具有客观性。人也具有同一性,但是与事物不能意识、选择、改变自身的同一性相比,人可以意识自身在生命历程中的变化与同一,可以选择同一性从而确认和塑造自我,对于自身的同一性问题还会有肯定或不满等主观态度,如果没有处理好自身的变化与同一问题还会产生埃里克森称之为“认同危机”的问题。而人之所以能够意识自身的同一性、并因此还会产生同一性危机,正是因为人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是人将自身视为客体的一种能力,正是有了自我,人才能像照镜子一样观察自己、反思自己。人能意识到自身的属

性,更能意识到这种属性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于是在自我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和态度,这就是认同。其次,埃里克森对认同的理解突破了单纯的个体心理活动,而是认识到了认同的本质:作为社会性的产物。与弗洛伊德从人的生物性角度出发,抽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将认同理解为心理上的同化和趋同不同,埃里克森认为个体的认同不是封闭的心灵在真空状态下形成的,而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形成。人的心理活动总是一定社会因素的映射,社会因素就像风向一样卷起人心理活动的海浪,所以,人的心理活动其根源还在于社会。认同正是体现了社会对自我的影响。在社会中形成受社会影响,所以,认同不仅不是封闭不变的,而且还是建构性和历史性的。认同问题的存在不是因为人与自身、或是与其所属群体天然地、永久地具有同一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同一性缺失、断裂性和混乱感的存在,认同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正是在主观认同与客观属性、持续性与断裂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张力之中,才体现出认同的意义。

埃里克森对认同概念的创新被现代学界普遍认为是认同理论的创立者,如果说弗洛伊德提出认同概念,埃里克森创立认同概念,那么之后的社会心理学家则进一步发展了认同概念。社会认同理论的创建者泰弗尔和特纳开创了认同研究新的领域:对社会群体的认同研究。泰弗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自身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所获得的群体资格赋予个体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如何认同群体?简单而言,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是通过范畴化进行认知,范畴化是将整体、混沌、无序的世界根据一定的维度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实现认知的清晰化、有序化。范畴化的方式是在同一个范畴内增强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夸大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异性。个体以自身和他人的同一性为基础,具有同一性的就会被划分为同一范畴,具有差异性就会被划分为不同范畴。“自我范畴化可以让群体成员发现意义和秩序,因为自我范畴化之后,我们归属的群体就会向我们指明应该遵循怎样的规范,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刻板性‘理想’特质。人们会应用他们对群体资格的了解,来决定在无数可能的规范当中,他们应该遵循哪一条规范。”<sup>[10]</sup>个体何以对增强效应具有选择性?增强同一性夸大差异性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就是社会认同理论的第二个过程:社会比较。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对于知识的确切性、对于共识的真实性、对于所属群体的意义和价值,都是通过社会比较而实现的。通过社会比较,个体将正面的、积极的评价赋予其所属的群体,将群体的特异性最大化进而实现个体对自尊的满足。如果个体不能从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中提升自尊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个体就会诉诸于群体以改变这种消极的社会认同。个体或是会选择从地位较低的群体流动到地位较高的群体,或是会选择对所属群体的负面特征重新定义,或是会在横向或向下的维度上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社会认同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从一个新的、合理的角度揭示了群体之间分歧和冲突的重要原因。谢里夫的实验认为对客观资源的争夺造成了群际冲突和矛盾,个体主义的社会心理学认为是人际关系影响了群际关系,而社会认同理论从群体的角度揭示了

对群体的认同、对自尊的需求、归属感等是群际行为的重要原因。如果说自我认同是个体自身的自我深度感和内向感,是对“我是谁”的回答,那么社会认同就是个体对所属群体的位置感和归属感,是对“我们是谁”的回答。无论是弗洛伊德的趋同感,还是埃里克森的一致感,或是泰弗尔的归属感,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都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活动。

### 三、社会学领域的认同:个体对身份的共识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和意义

与心理学从个体的情感、态度、意识等心理机制的角度研究个体如何形成认同不同,社会学是从身份这一社会内容的角度研究个体的认同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和意义。认同在社会学领域涵盖了很多问题,但无论是文化的、族群的,还是阶层的、国家的,其实都是关于身份的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都是身份问题的延伸。“我是谁”是一个认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身份问题,身份与认同的重合,在于身份作为社会的重要表征,连接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拥有某种身份就会形成某种社会地位,被划归到某种社会共同体之中,从而获得某种方位感,而方位感正是认同。文化、族群、政治等正是身份的具体化,是划归个体到不同社会共同体之中的参照和标签。对社会而言,个体对身份的共识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也关系到社会关系存在的意义,社会学对认同的研究,正是通过个体对身份的共识探寻社会关系的影响和意义。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从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存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认同问题。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实质是一个“我们是谁”的问题,然而对“我们是谁”的确认却是一个复杂、困难、充满变化和不定过程,在亨廷顿梳理“我们美国人”这一国民身份的出现、胜利、消长的过程中认识到: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如同其他的身份一样,是可拆可建、可升可降、可要可不要的。同时,在国家特性/国民身份之下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特性/身份,这些特性/身份在与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冲突差异之中抢夺人们的认同资源。没有哪一种特性/身份会必然或不必然地成为最重要最关键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谁”是一个难于确认的问题。亨廷顿认为国家特性/国民身份不仅涉及到“我们”之间的同一性,还涉及到“我们”与“他们”的差异性、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与他们区别开来。“Identity 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sup>[11]</sup> 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建构和强化首先需要同一性,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是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重要基础。然而同一性只是界定了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核心,“我们是谁”的确认还需要知道“我们不是谁”,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界定还需要边缘,这个边缘就是差异、他者,甚至是敌人。对内寻求我们之间的同一性,对外强化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建构的重要途径。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一直是三百年来美国国家特性的首要因素。盎格鲁—新教文化包括具有强烈自由精神的新

教、美国信念、个人主义和工作道德,以及英语。然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解构主义、多文化主义等观点和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信念、核心文化和英语这些关系到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重要因素构成了重大挑战。亨廷顿对多文化主义的认识延续了其“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多文化主义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种族、语言、宗教之间的冲突实质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多文化主义对核心文化的挑战正是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而应对这一挑战、重振美国特性的策略就是对内强化国家同一性,对外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性。

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探索了现代认同的历史,泰勒认为认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自身身份的方向性定位。认同与方向感之间有本质联系,知道自己是谁同时就知道自己站在何处,也就知道在不同情况下什么是好的什么应当做,这就是为什么个体会根据“是谁”来思考自己的基本方向感。而个体的道德空间感、向善的方向感就是自我,自我就是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要界定现代认同就要考察关于自我的现代理解。而自我的现代理解可以从三个侧面分析,首先是现代的内在性,也是自我的内在深度,这是人类如何认识自己、定位自己的问题。其次是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现代性的文化正是从源于日常生活的宗教、道德、秩序发展而来。再次是语言,语言承载了人类的一切,正是在语言共同体之下现代社会才被粘合起来。通过这三个侧面的分析,泰勒认为现代认同就是不同侧面的组合,认同不仅与道德和宗教的立场有关,也与所在的团体有关,探讨认同的不同条件或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不同条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将自我与向善的关系作为生活的方向,才能真正理解自我认同的意义。斯图亚特·霍尔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认同,认为认同问题的核心是主体问题,而主体不是抽象固定的,主体是在话语实践中形成。正如话语是建构性的,认同也是建构性的。在晚期现代性的语境下,认同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式的、多元化的趋势,与前现代社会相对稳定固定的认同不同,晚期现代性的认同“跨越了许多不同的复杂的甚至互相敌对的话语实践”,认同已经从“我是谁”这一过去式的建构转向“我们会成为谁”这样未来式的建构。“尽管认同似乎在诉诸过去历史中的某种本原(认同一直是与这种本原对应的),但事实上认同是有关使用如下资源的问题,亦即运用正在变化而非存在过程中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儿来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会成为谁、我们如何重现、如何影响到我们去怎样重现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认同是在重现之中而非重现之外构成的。认同使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永无止境的重复解读,而是作为‘变化着的同一’来解读:这并不是所谓的回到根源,而是逐渐接纳我们的‘路径’。”<sup>[12]</sup>如何看待人与社会的这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和意义是什么,这就是社会学领域对认同的思考。

#### 四、认同概念的科际整合

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认同就成为了理论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同



学科都对认同展开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研究。多学科对认同概念的拆分,实现了认同的基础性研究,也建构了认同的丰富内涵。如果拆分是认同概念研究的第一步,那么整合就是认同概念研究的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整合是指将不同学科对认同的定义进行有机地综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认同概念,也就是科际整合。“交叉科学研究又名科际整合研究。它是今日人类开拓新知识、创造价值、实践文化改造与技术改良所不可或缺的智慧工程。它代表至少两种方法或两种观点的交叉和集中使用。”<sup>[13]</sup>科际整合虽然是不同学科的综合,但不是任何综合都可以称之为科际整合。殷海光先生认为科际整合不是无视学科自主性和意义性的科际兼并,也不是对一切问题来一个“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简单化约的一元论,更不是通过建造一种物理的语言把科学的基本名词予以通约从而统一科学的办法。科际整合的前提是承认不同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尊重不同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成果。科际整合不是要把所有的学科变成一门学科,而是通过寻找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科际之间的有机统一。所以,科际整合不是“器”的拼接,而是“道”的融合,要实现有机统一就要遵循一定的章法。成中英教授认为科际整合的方法论思路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找寻焦点。所谓“焦点”,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或观点同时观照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寻找焦点的关键是‘同时观照’,如果先用一种方法(或观点)分析一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而后又用另一种方法(或观点)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另一个结论,两种结论各自独立存在,这是单纯的多学科分析法,而不是跨学科、交叉学科分析法,因为上述独立分析,没有体现‘同时观照’的原则。‘同时观照’在时间上是共时的,在空间上是共点的,既包含必要的分析,更强调主体的‘一以贯之’的整体把握。”<sup>[14]</sup>第二,建立融合。“‘融合’有融合贯通之意,把不同学科的概念或知识,通过恰当的交叉方法,融合贯穿,通达一体。这里还应当强调,融合不是同化,不是强求同一,而是在相异的背景下达到内在和谐。”<sup>[15]</sup>融合不是机械的同一也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通过对立互补、同中生异、异中显同使不同的概念融会贯通、协调一致。第三,挖掘共源。任何不同的事物在其历史的深处都有共同的因子,科际整合正是以这种同源性为方法和目的。第四,扩大境界。拆分在专业化、具体化、分解化的同时也分割了宏观的研究视野,限制了整全性的研究思维,整合正是要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恢复被拆分分割的视野、扩大被拆分限制的思维、提升被拆分降低的境界,变小科学观为大科学观。第五,灵活应用。科际整合既是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如何使不同观点的结合产生一定价值这就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这五个方面既是方法同时也是目的,五个方面相互统一互为基础,共同构成了科际整合方法论纲。

根据成中英教授的科际整合方法论,认同概念的整合是通过挖掘共源进而找寻焦点并建立融合,最终实现扩大境界和灵活应用的过程。挖掘共源是整合的基础,是将不同学科集中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的客观依据。共源体现了事物的普遍与特殊、同一与差异的关系,事物的本质是同一的,只是表现为不同的现

象;普遍的规律是同一的,但是个别的运用有差异。与物理学、化学是对物的存在状态的关怀不同,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可以实现科际整合的根源是这些学科同为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怀,认同就是关于人存在状态的问题,正是基于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怀,这些学科才有了对认同的不同定义。哲学对认同的定义是差异性基础上的同一性的确认,心理学对认同的定义是自我对自身同一性、与他人同一性的主观肯定态度,社会学对认同的定义是个体对身份的共识。如果将这些学科对认同的核心概念抽离出来,就可以看到哲学是从同一性的角度定义认同、心理学是从心理机制的角度定义认同、而社会学是从身份的角度定义认同,同一性、心理机制、身份,就是整合的焦点,也是不同观点对认同概念的同时观照。如何将这些焦点融合一体,就是整合的重要问题。不同的概念能够融合,并不是人为地、强行地将其拧在一起,而是概念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联系,融合正是以这种内在联系为基础,找出概念之间的联系就可以实现融合。从认同概念的发展过程来看,同一性、心理机制、身份,是一个逐渐吸收发展的过程,身份以同一性为基础,心理机制又是在吸收同一性和身份的基础上提出,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是以其他概念为基础,这种由具体到综合、由吸收到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联系的过程,找到概念之间的联系就是融合的关键。

认同的重要基础是同一性,“Identity 的本意‘同一性’源自拉丁词 *Identita*,它描述和界定了存在自身的两个特性:其一是 *Semperidem*,即同(*the same*),它不为时间流变性所改变;另一个特性是 *Semperunum*,即一(*the one*),它不为空间的多重性所改变。”<sup>[16]</sup> 同一性是认同的核心和基础,认同既是为了维持同一性,也是以同一性为基础进行认同。认同,顾名思义就是对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而之所以要对具有同一性的事物进行确认,或者说认同而不认异,其目的正是为了维持主体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对主体意义非凡,相比差异性带来的陌生感、混乱感、断裂性和流变性而言,同一性是对事物的一种熟悉感,由这种熟悉感,主体形成了一定的方位感,方位感使主体在环境中占据稳定位置,由此产生连续性、稳定性和归属感。认同也是以同一性为基础,具有同一性的事物才能被认同。但是事物的存在是多样性、多元性的,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同一性如何存在?可以说,绝对的同时性不存在,辩证的、具体的同一性存在。所谓辩证具体的同一性,是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同一性。认同不是在毫无差异中寻找绝对的同时,而是在千差万别中确认具体的同时。而同一性的确认,就在于选择什么作为划分同时与差异的标准,也就是从什么角度、哪一方面定义同时性。“同一性作为所有存在都具有的属性,在人身上同样体现出来。Identity 的‘身份’含义,正是在哲学意义的同时性基础上,特指人所具有的同一性所决定的区别于其他人和物的特征,‘身份’与‘同时性’这两重含义是一脉相承的。”<sup>[17]</sup> 身份正是融合了同时性的重要含义:同时与差异的辩证关系,所以言身份必然包含同时性在内。身份以某种具体的同时性为依据,以同时性为基础、拥有共同身份的人自然会产生“我们”这一内群体的概念,而内群体的同时性就是与外群体的差异

性,所以身份也自然与“他们”——同一性以外的群体区别开来。这种既同一又区别的特征使身份成为表征和划分人的存在状态和性质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方向感的重要基础。“我是谁”既是一个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身份与认同的重合,说明人是通过确认自身的身份从而确认自己的方位,从这个意义而言,身份是认同的重要内容,认同说到底就是对身份的选择和确认,无论是性格、职业,还是文化、群体、政治等,都是身份的具体化。身份本身是一个客观性的问题,但是主体对身份的态度却是一个主观性的问题,主体可以肯定自身身份,也可以否定或者改变身份。与物体不能选择或改变自身特征不同,人可以选择身份,因为人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主体对自身的意识,就像照镜子一样对自身进行审视。这种反身而为的能力,使人可以意识身份对自身的意义,于是,在自我的基础上,就有了肯定、归属等主观情感态度的问题,这就是关于认同的问题:自我对身份的肯定与确认,这也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对认同问题的整合概念。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对认同概念的界定,不仅体现了不同学科对认同的研究,更可以将其看作是不同历史时期对认同的认识:哲学是古代对认同的认识、心理学是近现代对认同的认识、社会学是现当代对认同的认识,前一时代的认识就是下一时代的基础,随着知识的积累融合,认识也在发展深化,所以,认同概念的发展本就是一个吸收融合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吸收融合更多的是一种自在自为,而不是主观人为。大科学时代正是将这种不自觉的融合变为自觉主动的整合,所凭借的正是宏观的研究视野、综合的研究思维和整体的学术想象力,有了这种宏观的研究视野和综合的研究思维,就有了把握不同学科不同概念的能力,也有了化自在自为为自觉主动的能力。由拆分到整合,不仅是认同概念融合贯通的进步,也是综合的研究思维、整体的学术想象力得以养成的进步,这正是在以整合为主导的研究时代里所需要的。

### 注释:

[1][2]刘大椿、潘睿:《人文社会科学的分化与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4][5][6][7][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351,361,382,390,394页。

[9][16][17]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3,10页。

[10][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64页。

[11][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12]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1996, p. 4, 转引自周宪:《文学与认同》,《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13][14][15]刘仲林:《科际整合的哲学与方法——评成中英、傅伟勋的跨学科观》,《哲学研究》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书 缘]